篆勺編

以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而隋書尤詳明也

隋書十志

隋書八十五卷唐祕書監魏徵顏師古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蓋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魏文貞以南北齊梁陳魏周各朝之掌故或闕而不書或書而不詳故備述之而獨編入隋書者位置之體宜爾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尚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周隋）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

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獨作）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隋處周陳之異

隋文篡周滅陳撫有華夏以周書考之凡周文帝節閔帝明帝武帝宣帝子孫以次誅殺殆盡其宗室內惟宇文洛以疎屬年幼得封介國公以爲隋賓未幾又斃之于是宇文氏之宗族畧無在者至于陳不惟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愼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于

宇文氏則盡殄之于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以婦翁之親矯詔入輔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時尉遲迥宇文胄石愻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皆稱匡復周室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為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為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無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固天道之不爽者且刼運將終殺氣漸減也其後隋煬子孫亦無遺種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隋蕭太后入突厥後歸于唐官尚衣奉御楊氏僅延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與周同姓而非同宗之宇文化及以弒之天道好還豈不顯然可據哉見趙甌北劄記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改元義甯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甯紀年而煬帝之被弑轉書于義甯二年之內陽湖趙氏以爲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爲南北朝結局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如出一轍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手宇文化及以報之蓋堅篡周之初即盡滅宇文氏之族此特爲李唐驅除

雖耳亦南北朝一大結局也

賞建德有王者度

王阮亭曰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下楊維楨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乎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夏醴谷曰煬帝被弑赫然興師擒化及集隋宮而斬之于冠履

倒置之秋獨伸大義高祖太宗有愧色矣漢高爲義帝發喪不過假此以動人心隋兩世爲天下主煬固不道文之澤猶在人建德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此言較漢高之告諸侯誠僞不可同年語也

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李密每失事機

大業十三年密攻東都入其郛移檄郡縣數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書罪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語明年敗宇

文化及于黎陽忽又奉表降隋高沙夏氏曰與前數罪之機不自相矛盾乎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洪客才氣不在李衛公下知神器有歸卽深藏不見自處尤高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于無成天下遂爲唐有

徐文遠相時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性方正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

相時而動可也

唐創業起居注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藝文志作三卷）工部尚書晉陽溫大雅撰所載自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陳振孫謂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爲明白洞達也愚按阿摩罪浮于桀使唐之君臣早聲其大逆不道而舉兵討之以快天下之人心庶幾乎自亳之載矣乃不倡弔伐之義師而狃篡竊之故智必立幼君加殊禮然後取焉使一代之興名義之正且不得如漢高與昔人所以謂有撥亂之才而無反身之學者也

惜哉

新舊唐書

長洲沈文慤公曰撰唐書者本非一家刪吳兢舊本而成者出于韋述至石晉時因韋述本增損之爲舊唐書宋仁宗朝奉詔刪定名新唐書二書之成皆不能無失也舊書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溆之死難而槪之以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槪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而列之隱逸一楊朝晟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爲紕繆宋時更修宜矣而新書于魏謩之相志以爲十一年傳以爲十五年陸㬋洪之將紀以爲陸㬋洪

粵雅堂校刊

傳以爲陸景洪膠東王道彥等紀以爲降封郡公傳以爲降封縣公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二十一人此亦牴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于五代干戈文氣卑陋之時其采擇推考援據難于精確新書之成共十有七年而歐陽修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歐公詳改歐以宋公爲前輩竟不易一字夫亦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書藝文志之雜

李仁卿曰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

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漢人後以避難改姓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與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元晏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

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元眞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夫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淸靜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乎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城王文簡曰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竄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鈞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按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昭宗幸華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敎之又李商隱爲黨人所惡乃李宗

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爲嘗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爲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新書告成之難

王阮亭司寇古夫于亭雜錄曰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爲纂修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趙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歷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外補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亦以編敕

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厯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

唐書糾繆

宋仁宗慶厯間嘗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唐史久而未就至和初復命翰林學士歐陽修撰紀志端明殿學士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曾公亮提舉其事閱十七年而成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增志三增表四共二百二十五卷論者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固不足傳而新書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

太略猶未失爲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焉闓置局時同僚即相約日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其始立之法已鄰非善故唐子西劉器之皆嘗詆之而成都吳縝遂撰糾繆二十卷序言其失有八因摘謬誤者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于朝紹聖元年上之又王明清揮麈錄嘉祐中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書成乃指摘其瑕疵是其意本欲洩憤懟之私未必可盡云公是然以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新書實不能無過求簡淨之失當進呈時仁宗即有旨謂舊唐書不可廢乃其時敘列十七史之目仍止收新書而無舊書則以新書爲本朝所修而景文文忠

二公手筆亦遠過天福諸賢也

府兵原委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按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

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隷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隷東宮六率（所類反與帥同）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更番給役視遠近爲差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此歷安史之亂而彍騎爲藩鎭矣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鎭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有列天下故方鎭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所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衰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見文獻通考

節度使始末

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特使帶節者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名官自賀拔始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制節度使矣趙氏翼曰唐中葉每以數州爲一鎮（名方鎮及藩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于是方鎮之勢日强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王侯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力

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憂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交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于朝其始爲患者祇河朔三鎭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于藩鎭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于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太宗念切賢臣

洪稺存曰余讀新唐書馬周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魏徵傳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

歲夢進讖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倘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

篤終將相陪陵詔

册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檝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

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祕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按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觀此則太宗之眷意功臣益見矣

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蓋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三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殆如夫子與賓牟賈論武樂所謂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之類後號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牛舫老人曰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鄧惲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于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讐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徑其釁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

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蓋高祖命徵爲太子洗馬則爲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子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李衛公告獄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酇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

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亥則擇主而仕君徵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僞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房杜相濟有成

漳浦藍玉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疑忌夜岌岌葅醢間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

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六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若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使天假之年如晦四十六卒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平高麗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忿蓋蘇文之弒逆欲討之卒不能克高宗時蓋蘇文已死乘其隙遣李勣薛仁貴大舉滅之收其城百七十有六厥功偉矣丹徒王夢以爲受俘之日當斬蓋蘇文子男建男產于昭陵以快太宗

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蓋蘇文弒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藏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蓋蘇文長子男生姑念其有請兵嚮導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于遐邇矣奈何利其封疆覆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并列顯榮于中國刑賞之義何居乎蘇文親爲弒逆罪通于天男生雖有功于唐亦不得而議減也况男生兄弟相圖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爲自救計耳既爲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爲唐室之功臣免死足矣他何及焉

薛仁貴免死除名

粵雅堂校刊

讀史提要錄薛仁貴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顧以不卽重誅爲失刑夫勝負兵家之常倘一不捷卽以棄干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陰岳忠武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按仁貴每戰必克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而突厥入寇召還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稍鍪見之虜驚顧下拜尋解遁去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爲敵人所畏懾卽國家之輕重繫焉顧輒爲罷棄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長城爾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書正義十四卷（楊升菴謂仁貴周易新註本義四卷與此微異）殆名將之能文者與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二

蠡勺編卷十三目錄

武后本紀之非　武后改月之謬

武曌狠于呂雉　綱目用武后紀年

石淙倡和詩　帝在房州

狄梁公亦邀天幸　孫之翰論改元

姚宋不當並稱　李長源近張子房

將相廚食之侈　左右教坊

睿眞沈后傳之謬　劉蕡策切過江都

唐年補錄　晚唐氣節

唐都會盛衰　唐餘錄

梁唐晉漢周書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有可議　沙陀亦唐末之賊
劉知遠殺李從益　郭雀兒殺趙童子
王朴言至宋乃驗　吳越世家
綱目書劉仁贍　後蜀石經

番禺　凌揚藻　砮釗撰

武后本紀之非

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沿史記漢書呂后例也唐史館修撰沈既濟嘗有言曰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耳無遷鼎革命之事也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天命未改則武后安得立紀乎宜范淳父撰唐鑑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事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用既濟之言也唐書不能有所裁酌而立紀與中宗同卷不幾民有二王乎又直齋書錄有唐則天

實錄二十卷題吳兢撰陳振孫謂武氏罪大惡極固不當復入唐廟（光武以呂后幾危社稷不令配食高廟特識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是武氏不應有實錄而正史又何可存本紀也又神龍元年武氏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思善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毋亦以武氏不當合葬故爲是委婉之詞與

武后改月之謬

唐歷志武后自永昌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

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爲歲終是以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孔子有言曰行夏之時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猶未盡協敬天勤民之道也而秦始皇二十六年乃以十月爲歲首事不師古剛愎自用紫色蛙聲後先一轍

武曌狠于呂雉

夏醴谷曰當高宗立武后時褚遂良以死爭其對上語慷慨激烈凄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立武后詔可謂廉恥盡喪古今來甯

有是事哉蓋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殺一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畧有圭角者卽行翦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于死皆僅也世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為何物矣

綱目用武后紀年

癸辛雜志曰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以為唐已經亂遂有嗣聖等二十四年之號但于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而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

執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璽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也

石淙倡和詩

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陽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巖 按金石文字記尚有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鈐衞郎將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

子通事舍人沈佺期朱竹垞檢討謂武后是遊新舊書本紀均未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又核別有秋日宴石淙序張易之撰闕年月在石淙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佞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耶見漁洋山人跋唐詩小補

帝在房州

全紹衣曰唐沈既濟駁吳兢史（兢撰則天實錄）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范氏祖禹撰唐鑑書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凡廿一年黜武后光宅至長安年號並不用）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

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于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密予則謂旣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嘗立不勝而居于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顯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故中宗之廢也當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當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

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

狄梁公亦邀天幸

藍氏鼎元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于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張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仁傑年七十一）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孫之翰論改元

孫之翰名甫蜀人著有唐論揚升菴稱其筆力在范祖禹之上中宗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氏迎相王入輔少帝（名重茂中宗四子爲韋氏所立）已而睿宗即位（即相王旦廢重茂復爲溫王立隆基爲皇太子）未踰年即改元景雲之翰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論曰古之人君繼體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形無禮而正不典也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

粤雅堂校刊

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剖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强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誡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奧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變彼闒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張九齡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李長源近張子房

鄴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留侯同揆柳玭稱兩京收復泌謀居多其功勝魯連范蠡至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皓以全太

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新書本傳亦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人爾漳浦藍玉霖曰李泌王佐才也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僊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也

將相厨食之侈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

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常例其後乃至每遣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例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鎭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爲相始罷之王文簡曰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使商賈因以爲利政體之謂何贊皇因賢人而裴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也又大歷二年郭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子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幷請置宴于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左右教坊

文獻通考言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謂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已開元二年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雍錄云梨園在光化門北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夏醴谷謂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戚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睿眞沈后傳之謬

代宗沈后德宗母也陷賊不知存亡建中興元間屢求不獲憲宗卽位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久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卽以其日爲忌

從之乃先合造褘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毛西河曰此亡于禮者之禮也大抵魏晉六朝多遭喪亂故賀循庾蔚輩每彷曾子問劇言變禮在唐時作通典者專引其語此特其一耳緣代宗沈后在天寶末當安史之亂流散洛陽距憲宗即位已六十餘年即其子德宗大行時亦在位二十一年壽六十四而崩猶未議及此禮必又越順宗至憲宗而始發哀迎厥作主祔廟原不可解然約計其年已逾八十與庾氏中壽之語畧合矣乃唐史沈后傳反云皇太后沈氏歷代二十七年並不知其年當從何數法則兖唐殊甚然且此時憲宗承順宗後其所云大行皇帝啓攢者順宗也乃又云大行皇帝至孝曾于建中時立奉迎使遍訪

太后則建中係德宗年號一似此大行不指順宗指德宗者天下有信史而大行皇帝尚不知誰屬者乎

劉蕡策切過江都

漳浦藍氏曰蕡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概緩而不切蕡獨識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尚盛蕡親見憲宗敬宗之戕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蕡太疎直恐帝瀕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蕡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蕡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戸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

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賛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唐年補錄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賈緯撰天福五年詔戶部侍郎張昭遠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及緯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緯念武宗之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以成此書始會昌終天祐雖論次不無闕誤而事迹粗存實有補于史氏也按唐之國史藏興慶宮本極詳備唐書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幷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安史之亂悉遭焚逸天寶而後存者僅史官韋述

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耳廣明亂後愈益散亡自高祖至代宗尙有紀傳德宗止存實錄武宗以下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賴緯輯成是書故會昌以後紀傳多爲緯所補綴是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爲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力爲著而遐蒐博采網羅遺軼是書所係尤非淺鮮云按緯又有賈氏備史六卷題漢諫議大夫賈緯撰敘石晉[illegible]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晚唐氣節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幷其人而薄之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

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全謝山邉追山碑謂晚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蕘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

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戾之不屈于漢皆不愧爲唐之貞士

唐都會盛衰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珤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于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術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

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幷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年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亦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刼帝出奔焚坊市幷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鄽閭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

地而盡于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黃巢等傳甌北劄記

唐餘錄

五季之亂干戈俶擾君臣易置如傳舍然疑其典章制度泯而弗講矣顧各朝咸有實錄可采此開寶閒薛居正等五代史所由援據而作也然其書自金泰和而後日就湮沒體制義例無所考見惟寶元二年集賢院學士益都王皞子融（王沂公曾之弟）當歐陽五代史記未出之日撰唐餘雜史三十卷上之（文獻通考作六十卷）有紀有志有傳又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其下方蓋五代之別史也歐陽公不爲韓瞠眼立傳（附見建隆實錄）尚見譏于時此則列諸忠義傳內

且表出宋代褒贈之典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有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之句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類即以冠首蓋通之死在太祖未踐極之前其人其事自當爲五代之不可闕者乃新舊史皆意存迴護而不及此甚矣史筆之難也又建隆初宰相王溥上所撰五代會要三十卷此尤在薛史未修之先者

梁唐晉漢周書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後人總括之名監修者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纂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悉依各朝實錄爲稿本明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以爲繁猥失實自加刊定爲五代史記藏于家神宗熙甯五年詔

取付國子監由是薛歐二史並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專用歐史而薛史乃日就湮沒寖而失傳其散見于册府元龜太平御覽及永樂大典者皆割裂亂淆無復見薛史篇第之舊蓋歐史重書法薛史重敘事不可相無人咸惜之幸遇我　朝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諸書甄錄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合四五百年亡軼之薛史一旦復爲完書得列正史以成二十三史之數誠漢唐以來稽古右文未有之盛事其嘉惠士林之　恩固深且重而薛盧扈張劉李諸臣亦當拜舞于地下矣豈不休哉參趙甌北劄記

五代史記

歐陽子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文獻通考七十五卷初約尹師魯分撰旣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必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以歸于要也竹坨五代史記註序然惟過求高簡而又欲采証極博則未免有語焉弗詳似轉鄰于舛誤脫漏之處如朱友謙殺程全暉紀與傳不相符鄭遨與李振善振遠謫遨往覿之兩傳不相符氏叔琮李彥威止事一朝不入梁臣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降于唐不入雜傳而入唐臣傳又如高平之戰清流關之戰六合之戰楚州之役迎鑾江口之捷皆宋太祖勛望最著者薛史于周紀大書之而歐史不書之類觀徐無黨註中所引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鑒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固所采用者其修唐書時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皆羅之爲考訂而宋初績學之士所紀五代事者已無慮十餘種

如范質五代通錄王溥五代會要王子融唐餘錄鄭向開皇紀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補錄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樊顧運歷圖其出自各國者有錢儼吳越備史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之類罔不參互而甄綜之其心力亦綦勤也已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該過焉雖于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皆畧焉勿書宜其來毋乃太簡之誚然文筆峻潔合追史記楊升菴曰譽歐史者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習氣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非篤論也史記之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輩之文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文章有是乎況筆力不及乎又以春秋書法寓襃貶于紀傳之中即未必盡不謬于聖人要可爲後世作史者法矣徐無黨五代史記凡例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于未封正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

史官從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塘又稱晉李昪又稱唐劉龑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嘗時已不顯著故畧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于理通事見而已

五代史記有可議

歐陽五代史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于唐臣又不入于死節傳亦屬疏漏劉景岩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亦不當入雜傳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

不可謂之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通鑑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甕牖閒評云南唐李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之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有可議者見陔餘叢考

沙陀亦唐末之賊

晉王之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父朱邪赤心爲唐振武

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破黃巢復京師拜河東節度
進爵晉王夏醴谷曰黃巢爲流賊朱溫爲不流之賊要其
爲賊則一也雖然沙陀獨非賊乎李國昌曰斷不以一子
負國家其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愜卽父子同反此時
若非北討沙陀賊巢之亂未至若是也後朝廷播遷使討
賊自贖沙陀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畱連忻
代閒爲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唐在大中之時國勢猶
盛特逆巢爲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西平一輩人未
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鎭碌碌使沙陀獨專收復之勳又
全不爲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藩屏外肆流離蕩析蔑有
甯宇以訖于亡而胡氏范氏屢以忠義許之得毋爲一二

美言所寶耶

劉知遠殺李從益

五代之主惟劉知遠得國爲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躬爲篡逆者少異耳然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唐明宗第三子）王淑妃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嘗爲明宗臣子無嫌無遏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日促見五代史闕文

郭雀兒殺趙童子

五代史補曰高祖（即周郭威歐薛二史俱稱太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曰樞密太尉（威爲樞密副使志

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犯皆殺之居人數千家賴以保全其致金帛于門爲酬謝者積若邱陵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乃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鬧人間識趙氏當爲天子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歿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此與點檢作天子同一徵應也周世宗從書囊中得點檢作天子五字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俞宋祖代之惟趙童子以無辜受戮爲可惜已

王朴言至宋乃驗

藍玉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

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瞭如指掌倥偬戰伐之閒定律歷興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乃年五十四卒而世宗亦中道而崩其後宋興定欽天歷作大晟樂皆用之不能易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皇哉按朴本傳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而明王文恪鏊震澤紀聞又名震澤長語謂王朴忤旨大祖命斬于市臨死作詩行刑者復命上問朴死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坐死考周世宗六年為戊午越恭帝己未至庚申乃宋太祖建隆元年何文恪之失實若此

吳越世家。

五代史記吳越世家謂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魚雞卵㲉亦家至而日取之子元瓘嗣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之殆盡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謂此吾帑中物者是也而司馬温公撰通鑑多本薛史不主是說且謂宏佐年十四嗣位温恭禮士嘗問倉吏蓄積幾何吏以可支十年對佐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彼此懸異可疑也按鏐夙好在玉帶名馬改所居城爲衣錦軍嘗賜錢八千萬貫于新昌石城寺鑿佛像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至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時人指此爲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則其他之

侈靡而不恤其民者可知乃胡致堂讀史管見言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後作史遂誣其祖以重斂是以歐公爲魏收一輩人矣尚足辨哉又朱子嘗言致堂是書謫嶺表所作時無一册文字隨行多出憶記云

綱目書劉仁贍

讀史提要錄南唐淸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絶固守不降斬其愛子以明大義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爲書以降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世宗命舁至帳前嗟歎久之褒其忠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卒嗚呼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仁贍實未嘗

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得其實矣按歐公五代史既特列之死節傳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若此乎

後蜀石經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云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謂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本紀作釗

[illegible]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正書本紀正作政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而所書周易者亦多出一楊鈞也又毋昭裔傳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絶昭裔出私財立學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子守素齎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楊升庵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孟昶乃表章諸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今之戒石銘亦昶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蠡勺編卷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四目錄

宋史新編　吳越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孝章皇后之殯

崇政殿說書　宮觀使

韓范用兵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神宗哲宗實錄　道學傳

青苗錢　流民圖

元祐棄邊　元祐黨籍

崇甯鑄鼎　張耒直諫

北狩行錄　僭立楚齊冊人

昭慈太后手詔　劉豫事迹

徽宗之喪

金葬欽宗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宋史新編

元世祖中統至元之閒卽詔修遼宋金三史至仁宗延祐文宗天歷又屢詔修之固已再三采綴而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先於宋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各爲一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書成雖紀傳表志屢次編排粗有成緒然以如許卷帙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凡七百四十七卷不及三年告竣則其中之牽率潦草可

知而又集挽强負重之人俾以司南董之任其漫無體要理固然也故其時周以立卽欲改修而未能其孫敘嘗思纘成先志於明正統間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咸就緒矣而又畧焉弗詳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編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衞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年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其義例可謂綦嚴也已同時王維儉損仲亦嘗删宋史蕪穢爲宋史記一書閱已沈於汴水幸吳興潘昭度得副本朱竹垞檢討曾鈔存焉未審校

柯氏新編何如也

吳越納土

葉石林曰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舟與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此恩我何可負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高沙夏氏曰燕雲十六州淪陷朔漠以時勢論之所當取

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力未衰不因此時并力北方爲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不足爲勁敵所當費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粱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爲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孝章皇后之殯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革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

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豐城熊氏尚文讀史日記曰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義病殯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崇政殿說書

吳氏曾曰王荆公作賈魏公神道碑謂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以公爲之然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據傳簡公所言則是職之設不始於仁宗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置耶

宮觀使

朱供奉竹垞曰宋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并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舊制在京日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相臣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至元豐乃再定官制拔葉少蘊石林燕語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變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

事西京師以資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甯初神宗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職（熙甯間始置在外宮觀本荆公意以處異論者而荆公首以觀使居鍾山八年）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矣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旻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高宗南渡特改洞霄宮爲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自建炎迄咸淳得百一十餘人（始楊時中立終馬廷鸞翔仲）竹垞謂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

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至自殺有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也

韓范用兵

鶴林玉露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覩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

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攻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遂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宋曾文瑩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雖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說謂

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迫升祔懿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神宗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溫公日記一卷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與夫聞見雜事皆記

之

紹聖中章惇請重修蔡卞亦言神宗實錄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卽詔蔡卞林希等重修舊文以墨書新修以朱書删改以黃書其增改删易處又有籤貼由是初修之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貶官蓋卞爲王安石壻專以安石日錄爲主（介甫熙甯日錄四十卷說者謂宋朝亂萌於此書）而復擴以宿憤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此也（司諫延平陳瓘撰四明尊堯集一卷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坐此羈管台州）徽宗時又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提舉者蔡京編修者蔡卞每一卷成納之禁中盡將盡泯舊錄之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在禁中見其書爲元祐諸家子孫道之（師成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臣子孫如范溫秦湛之輩）諸人曰此不可不錄

也師成如其言靖康之難有得其書攜之渡江者初欽宗時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紹興四年隆祐太后爲帝言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誣罔建炎之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其何以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錄事多失實宜命趙鼎監修范祖禹之子沖以宗正少卿兼史職刊定沖乃爲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乃備朱墨黃三書以明示去取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名辨謗錄并以昭慈遺旨（卽隆祐太后）高宗聖語繫之哲錄之末

道學傳

古無道學之稱言道學者乃宋時宵小攻擊程朱所指之

名目也淳熙中朱子爲林栗所劾博士葉適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紹熙初廷試王介對策亦言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道學之名以一網去之而宋史乃創立道學傳自謂推崇宋儒以高出於漢唐儒林之上而未知實以當時之所薄者名之也豈亦如後漢之傳黨錮意乎不然儒以道得民幾見有儒而不本於道者哉

青苗錢

通鑑集覽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趙耘崧謂其名實始於唐通鑑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青苗

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闕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土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例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浩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故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鎭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然唐所謂青苗錢幷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

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而亂天下也

流民圖

夏醴谷曰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值大旱俠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寢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者蹇諤之節宜大加褒擢乃竟爲呂惠卿輩所構獲罪遠謫帝之蠱於羣邪顛倒錮蔽政如膏肓

之疾不可瘳也

元祐棄邊

宋自熙甯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

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嘅亦有以也師雄用撰元祐分疆錄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師雄字景叔京兆人治平二年進士官直龍圖閣學士

元祐黨籍

朱檢討跋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曰徽宗所書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宋史徽宗紀作百有二十人）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凡三百有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

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其後紹興間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內珪執政十六年無所建白時號三旨宰相謂親日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也自九十七人外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在三百九人內共一百有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襲頤正遂采三百有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不可詳者四人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足以榮之而已按龔頤正書久佚明海忠介公瑞嘗作黨人碑考一卷其搜羅甚富云又張淏雲谷雜記載李仲甯工刻字崇甯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甯劖之仲甯曰小人家舊貧因開蘇內翰

黄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以姦人名之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士哉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事與安民相類而世鮮知者

崇甯鑄鼎

丹鉛錄言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祟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鼎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

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張柔直諷諫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蔡京當國延爲子弟師忽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敎以走也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京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觷斂容問計觷曰宜亟引老成耆德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北狩行錄

明錢栁之士升曰南燼錄所紀藏欽二宗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懿錄厚誣以逞宿怨歐陽探入正史遂以妄爲眞當時小臣怨藏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惟蔡絛北狩行錄可證其誣今記其畧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寺體有祖禓者太上命姜謂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斡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霫郡

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冒頓石勒德光之强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鬻得春秋一部謂傑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鈎纂而編節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鄆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爲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

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愼爲先各宜杜門省事寧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斡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同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諸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瑋錄一通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㮙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絛渡河詢虛實孛堇挞打曷已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絛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莘王植同絛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

使即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偉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晷等八百餘人自成州徙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蔡偉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爲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畀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爲別集偉并錄之按錢公嘉善人萬歷四十四年授修撰崇正六年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國變後七年卒又攸絛絛皆蔡京子偉未考曹太尉勛亦著有北狩行錄未審覩

餘作何若爾

僭立楚齊册文

宋相州岳氏珂桯史曰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予嘗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堯者而劉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金太祖弟晟僭稱太宗號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金阿骨打後改名旻僭稱太祖）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於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有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

怨報德開端招亂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鍾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亮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戶禮切亦待也）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

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爲己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
宜乎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
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
妖氛旣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
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
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
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
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遠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
撫敎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

郡國清晏有定襄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蠡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諭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吏須安集自相依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顛倒冠

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昭慈太后手詔

世知宋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不知昭慈孟太后亦難能而罕覯也靖康初瑤華宮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獲免張邦昌僭立既避位尊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忠厚等迎康王於濟降手書播告天下有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又曰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

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云云康王卽位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曰强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力拒之帝恐生變下詔禪位皇子太后聽政韓世忠妻梁氏令諭止之俄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扎趣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年五十九崩謚昭慈聖獻皇太后

劉豫事迹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譬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爲爾而其

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矣錫鬯檢討跋劉豫事迹（稱一卷不知誰氏所輯按書錄解題有僞齊錄二卷不著撰人名氏述臣劉豫傳一卷右從事楊堯弼等撰）謂王惲述陳敎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

欽宗之喪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

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畧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甯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

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孟子謂親喪固所自盡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

秀傳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倘可自勉耳吳王夫差不忘越讎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

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胡公之疏剴切詳明有詔褒諭而張浚議之宜尹氏起莘謂浚平日罷和議主恢復之說自相矛盾

金葬欽宗

陔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加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會稽諸陵發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眞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裒諸帝后骼胔建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飲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於宋幷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祐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殂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幷有

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鞏洛）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遷諸陵梓宮歸宋上命雄止之）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于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于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

不可信也又孫氏賜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為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于此以空柩歸中國耳觀此事之異同則諸說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